

《小浮梅闲话》笺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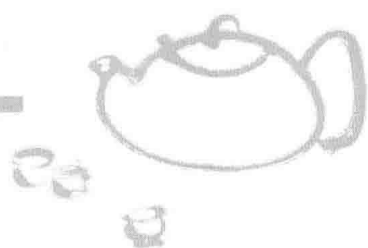
谢超凡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抒情传统与现代性：俞樾与俞平伯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4YJA751024）

《小浮梅闲话》笺注

谢超凡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浮梅闲话》笺注/谢超凡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307-19495-3

I. 小… II. 谢… III. ①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国—清代
②《小浮梅闲话》—注释 IV. 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4849 号

责任编辑: 胡 艳 责任校对: 汪欣怡 版式设计: 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3.75 字数: 189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9495-3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笺注说明

一、本书所用底本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石印本《春在堂全书》。

二、原本各条无标题，为方便查阅，由笺注者据文意添加。

三、俞樾其他著作中有相关内容者，如《茶香室丛钞》、《壶东漫录》等，仅附录在本条后面，不作笺注。

四、行文或引文中明显之讹误处，径改，不另作说明。如“蔡邕”条中“邓敞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儒之子”，“蔚”原文为“尉”，据《旧唐书·牛僧孺传》改。再如“诸葛武侯六出祁山”条：“亮悉大众，由斜谷出据武功五丈原。”“悉”原文为“率”，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改。

前言

中国近现代史上，德清俞氏是江南赫赫有名的文化世家，俞樾、俞陛云、俞平伯的学术与文学成就素来受人敬仰。诚如黄兴涛先生《文化名门世家丛书·序》所言：“每当我们由陈寅恪而追念陈三立、陈宝箴，由俞平伯而溯至俞陛云、俞樾，或由梁启超而谈到梁思成、梁思永时，心中总会不期而然地涌起一种文化幽情。在他们背后，不仅有‘家’的含义，有学术文化‘底蕴’，而且存在着杰出的学者、文化人个体与家族群体和时代文化关联着的历史。”^①

德清俞氏家族的崛起，俞樾起着关键的作用。俞樾（1821—1907年），世称曲园先生，道光进士，翰林院编修，是晚清名扬海内外的朴学大师。俞樾与李鸿章是曾国藩手下两大门生，曾国藩曾对人言及手下这两大门生，“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②而且俞樾涉猎颇广，“从经学方面的考据、训诂、文字、音韵到文学方面的诗词、散文、传奇、小说，从地方志的编纂、审订，到论书法、谈戏剧，以及佛教、道经、游艺、杂耍等零星杂著，内容极为广泛”。俞樾八十五岁时赋诗有云：“书高六尺身相等”，自注曰：“《春在堂全书》装订一百六十本，积之高六尺许。”（《春在堂诗编》卷二二《自笑》）可谓“著作等身”，完成了幼时的夙愿。

① 俞润民：《德清俞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一，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俞平伯（1900—1990年），俞陛云之子，俞樾曾孙，是现代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还是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处于这两个高峰之间，俞陛云稍显逊色。但作为清朝的探花郎，俞陛云于民国元年（1912年）出任浙江省图书馆监督（馆长），民国三年（1914年）聘为清史馆协修，任《清史稿》“兵志”和“列传”编撰官。俞陛云诗词皆有造诣，著有《蜀輶诗记》、《小竹里馆吟草》、《乐静词》、《梅花纪事百咏》、《绡华室诗忆》等等。俞陛云的《诗境浅说》及《续编》和《唐宋五代两宋词选释》二书，是两部比较有特色的唐诗和词的选本，解释精辟，有功于初学。这两部书在当代仍盛行，所以说俞陛云称得上是一位诗词名选家。

俞氏一家不但斯文传世，而且夫妻关系都相当融洽，体现出浓浓燕尔之情。

俞樾夫人姚文玉，舅氏之女，二人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完婚。俞樾有诗志曰：“催妆诗赋小春天，莫怅秋风未著鞭。但使登堂得佳妇，何妨攀桂缓今年。”婚后二人夫唱妇随，感情深厚。俞樾后来虽名扬海内外，但在那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年代，饱受乱离之苦，“辄数岁一徙井陵，仕宦迁移，兵戈奔走。樾至今行年四十有九，而移居已三十一次，萍梗飘零，仍无定所”。姚夫人就随着俞樾到处飘泊，患难与共，“蛩麇相依四十秋，今年六十正平头。算来生日无多日，竟不人间两日留”。“日日寒厨数米炊，偶呼小婢助操持。至今白头门生在，及见当年作苦时”。姚夫人去世后，俞樾意兴阑珊，百般思念，以悲切的心情写下《百哀篇》一百首感怀，取元稹“贫贱夫妻百事哀”之意，追忆姚夫人与自己患难与共以及生活的点点滴滴，思念与悲哀之情溢于字表，“莫向空帷哀永逝，相逢地下料非迟”。并“手书《金刚经》为内子资冥福”。姚夫人著有《含章集》，惜已焚毁，夫妻二人诗词唱和，俞樾《百哀篇》注有云：“余按试各属，每五日必得内子署中书，附以小诗一二首。”“余校试洛中，内人寄余诗有‘绮窗新换碧纱笼，小病新添不耐风’之句。”俞樾诗注里散见姚夫人片言只语。其中有首完整的《梅花诗》：

“耐得人间雪与霜，百花头上尔先香。清风自有神仙骨，冷艳偏宜到玉堂。”（《春在堂诗编》卷三），让我们遥想姚夫人之冰清神采。

姚夫人不但是贤妻，亦是益友，从散见于俞樾字里行间的描写，我们看到了一个贤淑、闲适、有才华的女性形象，还有夫妻二人的恩爱。如《与杜小舫方伯》一书向老友描述了与内子姚夫人游玩，最后到冷泉亭对联语之事，充满闲适之情：

别后由苏寓寄到手书，知台候胜常为慰。仆于九月初携老妻至湖上小楼，倚槛坐对全湖，晴好雨奇，随时领略。至夜则月色波光，下下照耀，两三渔火，明灭其间，光景尤清绝。

前日乘篮舆，至天竺、灵隐礼佛。是日为月尽日，香客稀少，游展亦罕。与内子坐冷泉亭上，仰观山色，俯听泉声，一乐也。亭中县平斋所书“泉自几时冷起”一联，内子孙谓问语甚隽，请作对话。仆因云：“‘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飞处飞来’。”相与大笑。随笔及之，博故人抚掌也。

《春在堂随笔》中，载录了很多夫妻之间的琐细小事，而且很多琐事都是俞樾晚年的回忆。如卷七载他回忆与妻子姚夫人观戏之后姚夫人为之诵二诗，以宽慰俞樾观表演飞黄腾达之戏的人生落寞的心情，言：

人家有喜庆事，以梨园侑觞，往往以笏圆终之，盖演郭汾阳生日上寿事也。内子姚夫人谓余曰：“袍笏满场，可谓盛矣。过此以往如何？”余曰：“子必有说，试言之。”夫人曰：“请为诵诗：‘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此赵嘏《经汾阳旧宅》诗也。‘汾阳旧宅今为寺，犹有当时歌舞楼。四十年来车马散，古槐深巷暮蝉愁。’此张鷟《法雄寺东楼》诗也。欲知笏圆以后事，请诵此二诗。”余为黯然。今夫人亡矣，追忆其言，笔之于此。

全篇以姚夫人的言语为主，没有相互之间俗套的宽慰与鼓励之类的话语，但夫妻之间灵犀一点而心心相印的融洽与深情却如跃纸上，也让人体味到俞樾对亡妻的深痛思念。《百哀篇》有云：“余在中州罢官，内人处之夷然，有诗云‘朝冠卸后一身轻。’”可见姚夫人睿智与高远之性格。

作为一个经学大师，俞樾在“博通典籍”之际，还“旁涉稗官杂流”，他不但爱看通俗小说戏曲，并以“曲园居士俞樾”本名为余治《余莲村劝善杂剧》、陈娘《玉狮堂传奇》和《错姻缘》、刘清韵《小蓬莱仙馆传奇》作序，还亲自动手把《三侠五义》修订成《七侠五义》出版，使得这部小说在南方广泛传播。除小说戏曲之外，俞樾还喜爱民间文艺，而且从不掩饰自己的这种爱好。在俞樾的著作中，多有介绍或考证民间技艺的篇幅。以《茶香室丛钞》为例，其卷一八介绍了不少的民间戏剧、杂艺、戏耍之类及起源，如《傀儡戏》、《影戏》、《肩担戏》、《蚩尤戏》，等等。而且俞樾还把自己对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喜爱蔓延到自己的亲朋和学生当中。如《小浮梅闲话》多涉及通俗小说的本事来源及民间流行的说法，就是他与姚夫人夏日在曲园小浮梅槛促膝闲谈的结果。《小浮梅闲话》篇首言是选取“稍有依据者”，看来他们所谈到的相关内容还应该更多。除此之外，俞樾还喜看西洋翻译小说，光绪七年（1881年），俞樾携孙女庆曾自杭返苏，舟中阅西洋翻译小说《儿女英雄传》，且在看报纸附刻的小说时，还动手剪辑下来，每天编几百个字，后辑成一书。因为俞樾的文化身份，他的这些爱好必然会引起他人的责难。如俞樾的弟子章太炎就评价他道：“既博览典籍，下至稗官歌谣，以笔札泛爱人，其文辞瑕适并见，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流露出对老师爱好这些稗官歌谣的不满。这种不满代表了当时社会传统文化力量的一种普遍意识。

作为一个朴学大师，俞樾在小说研究方面，同样采取了严谨的重实证的考据方法。他在《小浮梅闲话》（光绪元年，1875年）、《壶东漫

录》(光绪五年, 1879年)、《茶香室丛钞》(光绪九年, 1883年)、《茶香室续钞》、《茶香室三钞》(光绪十四年, 1888年)、《茶香室四钞》、《九九销夏录》(光绪十八年, 1892年)、《春在堂随笔》等学术笔记中, 考证评价了二十几部通俗小说, 涉及小说的本事、作者诸方面。俞樾所涉及的通俗小说包括《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封神演义》、《金瓶梅》、《玉娇李》、《隔帘花影》、《平妖传》、《禅真逸史》、《清风闸》、《女仙外史》、《辽东传》、《英烈传》、《后水浒传》、《西游补》、《儒林外史》、《今古奇观》、《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开辟演义通俗志传》、《隋唐演义》、《说唐演义》、《杨家通俗演义》、《五虎平西全传》、《龙图公案》、《说唐薛家府传》(《薛仁贵征东全传》)、《征西说唐三传》(《仁贵征西说唐三传》)、《今古奇观》、《大禹治水小说》, 等等。这些书目在数量上超过同时代诸人, 不仅包括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这些已为各阶层所广泛接受的名作, 还有像《龙图公案》、《清风闸》、《今古奇观》、《今古奇观》这些出自说书艺人之手的话本作品。^①可以说, 在清代以前, 没有任何一个文人在自己笔记里对这么多的通俗小说进行考证, 而且俞樾还是一个地位尊崇的经学家, 所以康来新先生认为“俞樾以朴学家兼湘乡文人的身份, 而毫不掩饰地去接触小说、研究小说, 以他的处境言, 已是难得可贵了”。^②

在考证方法上, 俞樾集中在本事、情节诸方面。他的方法就是从各类书籍中找出与小说人物、情节相关的内容。俞樾考证通俗小说的态度非常严谨, 为了考证一部小说, 他往往翻阅大量的古籍。如为了查证伯

① 据朱一玄先生《明清小说资料选编》, 谈及《清风闸》的只有金兆燕的《棕亭古文钞·浦泌子传》, 李斗的《扬州画舫录》, 再就是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七《清风闸》所引李斗《扬州》所载。而《龙图公案》除明余怀《东山谭苑》、翟灏《通俗篇》、李慈铭《荀学斋日记》, 就是俞樾在《小浮梅闲话》和《茶香室三钞》所记。除了俞樾之外, 《今古奇观》只有两位无名氏的《慵侬厮抹》和《缺名笔记》谈到; 《今古奇观》则只有俞樾一人。

② 康来新:《晚清小说理论研究》, 大安出版社1986年版, 第164页。

牙是否如《今古奇观》中所言是俞姓，俞樾“遍考古书”（《小浮梅闲话》）。俞樾的这种考证办法与他把小说当成“稗史”的观点分不开。因为坚信小说题材的真实性，“世间小说，亦有所依托，不尽无稽”（《小浮梅闲话》），所以他才会花费这么多的工夫去考证人物、情节的真实。俞樾对小说的考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小说情节与人物的考证，二是介绍小说内容。

首先，考证小说情节与人物。俞樾一般通过正史笔记等著作考证小说里的情节，如《壶东漫录》“佛经幻妄”所载：“王渔洋《香祖笔记》言佛经幻妄，如善慧菩萨于摩耶夫人母胎中为色界欲界诸天及诸鬼神说种种，虽稗官小说如《西游记》亦不至诞妄至此。愚谓佛经诞妄莫如《阿良王经》所载七岁沙弥食魔醯首罗事……小说《西游记》正从此等文字来也。”或者把小说里的情节与正史作比，并以此来说明有的小说“事多无稽”。梁绍壬（1792—？）《两般秋雨盦随笔》认为《隋唐演义》一书“无一事无来历”。^①俞樾则认为其中所载炀帝事皆本《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三书，而这三书均载于明吴琬的《古今逸史》中，而《古今逸史》本非实录，“小说家据以敷衍，较之凿空撰造者，稍有据耳。”又对王义以及炀帝子入突厥事进行了考证。“惟矮民王义，实自官，不畜妻子，帝未遇害，义先自刎死。则小说所载，又不无增益其词也。至炀帝诸子，并无至突厥者。《隋书》炀三子传，齐王暕遗腹子政道，与萧后同入突厥，处罗可汗，号为隋王。中国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为部落，以定襄城处之。及突厥灭，归于大唐，授员外散骑侍郎。是入突厥者，炀帝之孙，非赵王杲。杲死江都之难，未尝至突厥，而政道又与偕往，非如小说所云王义夫妇奉之而去也。”（《小浮梅闲话》）并且还据《蜀志·诸葛亮传》，考证出诸葛亮实际上只有五次出祁山，而小说所言六次则是“增饰之谈也”。（《小浮梅闲话》）

^①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86页。

对小说里的人物进行考证，也是俞樾乐于做的一件事情。比如《壶东漫录》“赵公明”，俞樾刚开始时以为《封神演义》里的赵公明，是无稽之谈。后来俞樾读《太平广记》二百九十四卷一则出《搜神记》言及三将军赵公明，“然则赵公明之名亦流传有自矣”。《壶东漫录》“林四娘”篇则考证了林四娘：“《红楼梦》小说有咏林四娘事，此亦实有其人。”并引王渔洋山人《池北偶谈》所云闻观察陈宝谕，林四娘来燕坐长谈，并言旧时事。“是林四娘事甚奇，而云早死殡于宫中，则与小说家说不甚合，或传闻异辞乎。考之明史，宪宗之子祐樾封衡王，就藩青州，其元孙常漣万历二十四年袭封，不载所终。林四娘所云国破北去者，即斯人矣。”

《茶香室丛钞》卷二“八大王”，则根据宋王闳之《渑水燕谈录》所载八大王事，认定“今小说中说宋仁宗时事，有所谓八大王者，当时乃真有此称也。”《茶香室四钞》卷五《金陵十二钗》则对“金陵十二钗”的来历作了考证：“国朝无名氏《情史》云：‘嘉靖间，海宇清谧，金陵最称饶富，而平康亦极盛，诸姬著名者，前则刘、董、罗、葛、段、赵，后则何、蒋、王、杨、马、褚，青楼所称’十二钗’也。按此引王百穀语，未知所出。《红楼梦》小说‘金陵十二钗’，盖亦有所本也。”俞樾对小说人物的考证多是从前人笔记里找到蛛丝马迹，以此来证明小说里所言的人物自有来历，不是作者凭空捏造。

其次，介绍小说内容。俞樾所提及的小说在如今是人所共知，但在俞樾生活的时代，有些小说还不太为人所知，同时还有一些仅有零星记载，而实际上已佚的小说。如《金瓶梅》续书《玉娇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言：“去年抵辇下，从丘工部六区得寓目焉，仅首卷耳，而秽黷百端，背伦天理，不忍读。……然笔锋恣横酣畅，似犹胜《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乃不知落何所。”看到了《玉娇李》的残本。后袁宏道在《觴政》亦提及此书。《茶香室丛钞》卷十七《玉娇李》云：“明沈德符《顾曲杂言》云：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

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蒸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骠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今《金瓶梅》尚有流传本，而《玉娇李》则不闻有此书矣。余从前在书肆中见有名《隔帘花影》者，云是《金瓶梅》后本，余未披览，不知是否此书也。”《隔帘花影》是《金瓶梅》另一续书，为康熙年间四桥居士删改丁耀亢的《续金瓶梅》而成，全称是《新镌古本批评三世报隔帘花影》。《玉娇李》已不可见，所以俞樾在引用袁宏道所言时，亦把内容附上，以期大家了解。

在《茶香室三钞》卷二三《袁中郎觞政》中，俞樾又把《玉娇李》的内容作了详细的介绍：“国朝王士禛《香祖笔记》云：兖州阳穀县西北有冢，俗呼西门冢，有大族潘、吴二氏，自言是西门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会演剧，吴之族使演《水浒传》，潘族谓辱其姑，互控于县。按明人小说多有所指。《顾曲杂言》又云尚有《玉娇李》，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其帝则称完颜大定，而贵溪、分宜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夫嘉靖庶常诸公尚可直书姓名，则所谓西门庆及吴氏、潘氏，安知不实有其人乎？阳穀县有此三姓，恐真系其子孙也。”再如《茶香室续钞》卷一三《西游补》介绍了《西游补》的内容：“国朝钮琇《觚胜续》云：吴兴董说，字若雨。余幼时曾见其《西游补》一书，俱言孙悟空梦游事，凿天驱山，出入老庄，而未来世界历日，先晦后朔，尤奇。按此书未知今尚存否？”此书俞樾未见之，不知是否还保存着，俞樾发出此问，当是那时社会上已不大见到此书。

如果从考证的方法上说，俞樾确实没有超越同时代的人。但在具体作品的考证上，俞樾还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俞樾梳理了平话、话本的缘起及演变。俞樾博览群书，对文献相当熟悉，他在进行考证时，往往旁征博引，把他所了解到的材料呈现出来，有利于把一些文学样式的历史流变作个梳理。如《九九销夏

录》卷一二《平话》：

《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敷衍而口说之。见《四库全书提要》杂史类附注，按《七修类稿》云，小说起于宋仁宗时，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云云。此即平话也。……宋刘斧所著《青琐高议》，每条各有七字标目，如张乘崖明断分财，回处士磨镜题诗之类，颇与平话体例相近。明万历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郭子章巡抚贵州，与李化龙同讨平之。化龙时巡抚四川，进总督四川湖广贵州军务，事平，化龙有平播全书之作。其后一二武弁，造作平话，以播事全归化龙一人之功，子章不平，作平播始末二卷以辨其诬。据此，知明人于时事亦有平话也。

又，明杨东明所绘河南饥民图，至今犹有刊本，乃东明万历中所上也。图凡十有四：前十三图绘饥民之状，各系以说；末一图乃东明拜疏之象，亦有说曰“这望阙叩头的就是刑科右给事中小臣杨东明”。诸说皆俚俗之语，冀人主阅之，易于动听，亦深费苦心矣。明薛梦李教家类纂一书，首以图说，绘画故事而係之以说云“这一个门内站的人是某朝某人云云”。疑明代通行小说平话，有此体也。

《壶东漫录》“小儿听古语”：

《东坡别集·志林》载：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子薄劣，其家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语，至三国事，闻刘元德败则颦蹙有出泣者，闻曹操败，即喜躍畅快。按此即今说平话之权舆，又可见罗贯中《三国演义》亦必有本。

在这里，俞樾不但解释了平话的缘起，而且对平话在宋、明的样式

作了介绍。这也许是有关宋元平话故事源流的最早考证之一。

同时，俞樾对短篇话本故事的流变与编撰也作了梳理。“坊间有《今古奇观》一书，杂取古事，敷衍成书。如许武事，见《后汉书·许荆传》，此固本之正史者。他如羊角哀事，出《烈士传》（引见《文选注》），吴保义事出《纪闻》（引见《太平广记》）。裴晋公事，出《玉堂闲话》，李汧公事，出《原化记》（但不云李汧公）。其余如《金玉奴》为绍兴间士人事；《王娇鸾》为天顺间周廷璋事；《芙蓉屏》为至正中崔英事；《凤皇球》为万历初吴江钱生事；《鸳鸯谱》为嘉靖间昆山民事；《百宝箱》为万历间浙东李生事。有《情史》一书，罗列无遗。惜《情史》不注所出书，余亦不能言也。又蔡女忍辱报仇，见祝允明《野记》，盖亦明代事。按《七修类稿》云，小说起宋仁宗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云云。然则此书固小说之正宗矣。唯以伯牙为俞姓，则不可信，遍考古书，未有言伯牙之姓者，不得假借为袁宗生色也。”（《小浮梅闲话》）在这里，俞樾通过对话本作品本事的溯源，并表出其“杂取古事”的特征，还提出“此书固小说之正宗”的观点，这对研究话本小说也是有帮助的。

第二，俞樾关注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小说家和小说评论家。俞樾在小说考证过程中，以一个考据学家的实证态度，对时人所不知或误解的一些小说及其相关活动作了考证，达到正误之目的。如《茶香室续钞》卷一三《英烈传》，引明沈德符《野获编》所记武定侯郭勋撰《英烈传》，“按《英烈传》今尚有之，不知为郭勋作也”。《英烈传》又名《皇明开运英武传》、《皇明英烈传》、《云合奇踪》，不题撰人。而俞樾据他书记载，表出作者之名，有助于他人了解。俞樾特别热衷于考证那些不为时人所了解的小说活动，以不埋没作者之苦心。《茶香室丛钞》卷十七《评注稗官》：“国朝刘廷玑《在园杂志》云：《三国演义》叙述不乖正史，而桃园结义、战阵回合，不脱稗官窠臼。杭永年一做圣叹笔意批之，似属效颦，然亦有开生面处。《西游》为证道之书，丘长春借说金

丹奥旨，汪澹漪批注处大半模索皮毛，即通书之太极无极，何能一语道破邪？《金瓶梅》以淫说法，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以继武圣叹。按金圣叹评水浒，人人知之，至《三国演义》为杭永年评，西游为汪澹漪评，《金瓶梅》为张竹坡评，则知者鲜矣。《金瓶梅》余未审目，至《西游记》每回必有悟一子评，其即汪澹漪乎？惟丘长春别有《西游记》，非此书也。刘氏沿袭俗说，失之。”强调了杭永年、汪澹漪等人的评点活动，使他们不至于被埋没。

又如，《茶香室续钞》卷一三《水浒传原本》、《水浒评本》引周亮工《因树屋书影》所载：“叶文通名昼，无锡人，多读书，有才情，故为诡异之行。或自称锦翁，或称叶五叶，或称叶不夜，最后名梁无知，谓梁谿无人知之也。当温陵焚、藏书盛行时，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四书第一评、第二评，《水浒传》、《琵琶》、《拜月》诸评，皆出文通手。按今人止知有金圣叹《水浒》评本，前乎此有叶文通，则无闻矣。”叶昼是个一生潦倒而又才情横溢的落魄文人，常假托名人评点诸书，出版时都署他人之名，因此遭到埋没。俞樾有感于叶昼之评《水浒传》而无人知之，遂据周亮工之记载而表出之。又“《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此书出宋人笔。近日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所续，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对金圣叹妄改作者的行为也作了批判。当然，关于叶昼的评点及《水浒传》的作者问题，当代学者多有研究，俞樾所据的周亮工观点也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但在当时小说家地位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俞樾能根据自己的考证，还他们一个公道，这种力图还原小说活动真实面貌的行为本身的意义是超出考证的内容的。

再如《后水浒》作者陈忱和《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俞樾也进行了考证，并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线索。《茶香室续钞》卷一三《后水浒》载：“沈登瀛《南浔备志》云：陈雁宕忱，前明遗老，生平著述并佚，惟《后水浒》一书乃游戏之作，托宋遗民刊行。按此书余曾见之，

不知为陈雁宕作也。”之后，蒋瑞藻在《小说考证》中引用《茶香室续钞》此条记载。而鲁迅在刚刚进行小说研究时，对陈忱的生平所知甚少。油印本《小说史大略》“元明传来之历史演义”云：“清初有《水浒后传》，明遗民雁宕山樵陈忱作，托名‘古宋遗民’刊行。其书叙宋江既死，余人为宋御金，然无功。混江龙李俊遂率众浮海，王于暹罗，所以续郭本。”^①未对作者陈忱的生平作任何介绍。到《中国小说史略》才依据俞樾《茶香室续钞》卷十三引沈登瀛《南浔备志》，指出他是浙江乌程人，为明末遗民。而同卷《儒林外史》云：“国朝叶名澧《桥西杂记》云：坊间所刊《儒林外史》五十卷，全椒吴敬梓所著也。字敏轩，一字文木，乾隆间人。尝以博学鸿词荐，不赴。袭父祖业甚富，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不数年而产尽。醉中辄诵樊川‘人生直合扬州死’之句，复竟如所言。程鱼门吏部为作传。按嘉兴李富孙《鹤徵后录》，载不就试者二十五人，无吴敬梓，惟有吴槩，字青然，全椒人，乃与试而未用者，恐非其人也。”对《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生平作了怀疑。虽然俞樾没有继续考证下去，但无疑对之后吴敬梓生平的研究有指导作用。

俞樾强调文言小说与戏曲的教化作用，不脱离儒家之旨，但俞樾对通俗小说的研究却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②俞樾虽喜爱关注通俗小说，但还处在传统的观念里，也曾无意间流露出对小说的“轻视”。但俞樾这种闲适、爱之而又轻之的矛盾态度，同之前金圣叹诸人的目小说为“天下之至文”和晚清“小说界革命”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相比，自有一种接近小说本位的倾向。这种对小说既卑且亢的倾向，在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② 俞樾甚少言及通俗小说的“载道”之义。有之，见《春在堂随笔》卷七所载，言光绪辛巳岁，俞樾从吴平斋处假得《西洋记》一书，敷衍郑和下西洋事。作者为罗懋登，乃万历年间人。平斋认为：“此必明季人所为，以媚权庵者。”俞樾根据序所云：“今者东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叙当事者，尚兴抚髀之思乎？”因此俞樾认为“然则此书之作，盖以嘉靖以后，倭患方殷，故作此书，寓思古伤今之意，抒忧时感事之忧。三复其文，可为长太息矣。”

小说研究进程中自有其独特的意义和地位。

俞樾对小说的喜爱比较纯粹，他既把小说当成“娱心”之物，当成文学，同时又认定小说寓有学问之道，并加以考据。可以说，他的这种态度和研究方法影响并浸染了近现代的一批学者，为中国古代小说专学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俞樾对通俗小说的考证首先影响的是与其同时代的平步青诸人。平步青《霞外攬屑》卷九专列《小樓霞说稗》一卷，对小说戏曲等进行考证。《霞外攬屑》对俞樾的《茶香室丛钞》、《小浮梅闲话》多有引用，特别是在小说的考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俞樾对他的影响。平氏所涉及的小说有《封神演义》（《大禹治水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残唐五代史》、《水浒传》、《荡寇志》、《济公全传》、《绿野仙踪》、《玉娇李》、《玉娇梨》、《隔帘花影》、《野叟曝言》、《西游记补》、《女仙外史》、《儒林外史》、《红楼梦》及续书、《儿女英雄传》、《飞龙传》，与俞樾所言及几乎完全一致。而且在行文中，也多次提到俞樾的著作，如《大禹治水小说》提到《茶香室三钞》卷二十三、《曲园杂纂·小浮梅闲话》；《斩貂蝉》提到《曲园杂纂·小浮梅闲话》、《花关索王桃王悦鲍三娘》提到《茶香室三钞》卷三、《绿野仙踪》提到《茶香室续钞》卷十八，等等。特别是《大禹治水小说》一篇所云：“曲园著书，层出不穷。近且易《龙图公案》为《七侠五义传》。沪上石印，风行广播。胡不别纂《馘魔传》，以补悔堂之憾，人所先睹为快也。”^①按：“馘魔传”语出自俞樾《小浮梅闲话》所云：“使易《封神传》为《馘魔传》，不亦有典有则乎。”可见平氏对俞氏之语的会心。而孙璧文在《新义录》亦引《小浮梅闲话》所考杨家将事。^②所以俞樾的小说考证在当时已影响了一批学者。

除了影响同时代诸辈之外，俞樾的小说研究更影响了他之后在小说

①（清）平步青：《霞外攬屑》卷九《小樓霞说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50-651页。

② 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192页。